禮學卮言

禮學卮言卷三

周禮雜義

膳夫王齊日三舉賈氏疏云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朔食加日食一等則當兩太牢此說於經無文然國語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韋昭注曰會會三太牢是天子大祀有用三太牢之法霍光傳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漢禮尚近於古蓋朝踐一牢象朝食饋獻一牢象日中食酳尸又一牢象夕食或齊舉與大祀同也荀子曰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重者兩也殆所謂兩太牢歟牛羊豕具為太牢然古亦有專名牛為太牢者毛詩采菽傳云菽所以芼太牢羊則苦豕則薇是也

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是登籩通有豆名故腊人共豆脯以籩爲豆大戴記豆之先大羹郎以登爲豆後鄭疑脯非豆實破字爲羞似不必然

凌人夏頒冰周正仲夏也夏小正三月頒冰傳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左傳申豐曰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故夏三月頒冰周五月頒冰其實同矣

禮夏葛屨冬皮屨屨人於王后之吉屨唯言葛屨者

其皮屨亦司裘諸職共之矣云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靑句素屨者句卽屨字之誤鄭破字爲絇上旣舉繶以該絇純下不當復雜出絇矣王服赤舄后服黑舄而皆有二等赤絇繶純爲上黃絇繶純次之赤舄黃飾殆所謂金舄者非耶素屨如素積之素非凶屨也王之弁服皆靑屨后服展衣以下皆白屨屨不別言其飾則亦分赤繶黃繶二等王用東南陽色周人尚赤尤尊之故以爲舄后用陰色先北後西與王配也二舄二屨俱飾以黃正合土寄四方之義其有赤繶者貴周所尚又以王之上服宜

純也臣下服飾蓋避尊者故所用不過緇青黑等耳
聊復記其臆見於此終當疑事無質也
越語廣運百里韋昭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鄭於大
司徒廣輪之數注曰輪從也案地以南北爲從則輪
之義猶運也運聲又近隕毛詩幅隕既長傳曰幅廣
也雖未言隕從也然東西亦或稱幅南北亦卽稱隕
互推可知毛公訓隕爲均恐彼均字正當讀作運故
漢時無韻字音韻通作音均此聲同之證
漢書地理志云洛邑與宗周通封畿短長相覆千里
臣瓚注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

六六三十六合之為千里也然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則所謂方千里者唯据洛陽而言是東都固自有千里矣國語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甸服亦就地中計之孟子貢助徹之法說者以為井田不改而尺步大小有異夫夏畝五十而周畝百是周之步小於夏步之半也夏之五服弼成五千周之九服相距萬里是周之里亦小於夏里之半也王制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謂夏殷時也知非周時者以

上文八尺之步非周法也古亦非以八尺爲步但取古之一步用周尺度之則有八尺耳今漢博士作記時也漢世百二十里當古百里故洛邑六百里本夏時五百里而周人以夏之一里爲二里即謂之千里也東西相覆之說非是若然五等分土周官與孟子亦小異大同何以言之古者公侯百里積方萬里周之公五百里當古二百五十里積方六萬二千五百里其食者半實封三萬一千二百五十里開方一百七十六里有奇唯此稍大耳周之侯四百里當古二百里積方四萬里其食者三之一實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餘里開方一百十五里有奇與古百

里相近食者從先鄭解古伯七十里積方四千九百里周之伯三百里當古百五十里積方二萬二千五百里食者三之一實封七千五百里開方八十六里有奇與古七十里相近子國五十里積方二千五百里周之子二百里當古百里積方萬里食者四之一實封二千五百里與古正同至男國百里卽古之五十里而食者四之一實封二十五里視古反爲小也自諸侯去籍之後尺步漸增而大故至漢時里數復近於古而孟子考工記司馬法諸書皆周末人所述其所謂里步已非周禮之里步矣

小司徒曰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比卽八成比居圖卽八成版圖比居者比次其地之居民而著名於籍也管仲治齊有戸籍田結是古圖比之法

地官牛人春官肆師兩見職人之文注並讀職爲檝葢古文字少別無檝杙之檝字也國語曰牧協職可證此職人之義

載師注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從車輦給繇役愚案里布直謂治麻所

作布罰各於其本事故田不耕則罰以粟不樹桑麻則罰以布民無職事者謂閒民之惰游不給轉移執事者征之以泉若令代出傭直之意漢律民不繇貲錢二十三近古夫家之征也謂之夫家者有所徵發當計三家而出一夫故以名之閒民無恒產如責其百畝之稅是厲民矣鄭君謂一成之地容九百夫溝洫邪畛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又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通率之故止定稅三百家案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士卒七十五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計三百家共出百人是三家才一夫也夫家力役之征也屋粟粟米之征也里布布縷之征也然載師所言特防民之令耳若宅皆毛田皆耕民皆勤職事此等原無所取之

其孟子所言粟布力役之征卽國語所言之田賦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者故趙氏章句曰國有軍旅之事橫興此三賦與國語及賈疏所引古周禮說皆合不可易也雖軍旅之歲猶用其一緩其二謂若三家之中一家從征彼兩家不從征者給其衣食一家出布一家出粟是故每井三屋則力役者一屋征布縷者一屋供粟米者一屋而粟因以屋名焉田一井收稷禾秉芻缶米一屋之數得禾八十斛芻八十斤米三分缶之一載師罰田不耕者就用此數非一夫而責以三夫之粟也若然罰與布者亦非得二十

五倍之罰蓋別有計里出布之法正國語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情末由詳考耳布出女工於田無涉故不以屋計而以里計大率七十五家乃合有二十五家出布必有一定之總數其分數視民家多婦人者治布亦多少婦人者治布亦少須量其有無不能一槩至罰宅不毛者則但準二十五家之均數故不可稱家布應稱里布其實乃一里總布之二十五分一也苟非軍旅之歲徹助而外一無所稅故曰廛無夫里之布也魯用田賦是平歲而亦征軍旅之芻米至實有軍旅仍不能不計井出夫近於用其二矣戰國時無歲無軍旅併布縷亦幾成常額故孟子有用其三歟之旅師粟有三名今以愚意說之井田正入曰耡粟軍旅之歲按屋出粟曰屋粟閒田不耕者罰令如屋粟之數出之曰閒粟

楚國以畛記田故楚辭曰田邑千畛見於戰國策者
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殆因周十夫有溝其徑名畛
遂謂十夫之地千畝爲畛歟
草人糞種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
用鹿鹹瀉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
用犬注於大司徒五物九等即引此騂剛赤緹之屬
當之古者治地皆以九等故禹貢田賦有上中下鄭
君曰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春秋左氏
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皐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
井原防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偃豬九夫爲規四

規而當一井彊潦九夫爲藪五藪而當一井淳鹵九
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京陵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
井藪澤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山林九夫爲度九
度而當一井管子地員九州之土爲九十物則又因
九等而區別之上土三十物五粟五沃剛而不轂不
汚手足乾而不斥湛而不澤所謂騂剛者也五位五
蘟葆澤以處黑落黑土所謂渴澤者也五壤五浮芬
然若澤不離不坼所謂墳壤者也中土三十物五忎
五纑潤濕而彊力所謂埴壚者也五壏之狀芬焉若
糠所謂彊檃者也五剽五沙其次五塥粟焉如屑塵

厲累然如僕累所謂輕㶊者也下土三十物五猶五宏其狀如糞其色如鼠肝所謂赤縋者也五殖五𣪍甚澤以疏婁婁然不忍水旱所謂勃壤者也五凫五桀堅而不骼甚鹹以苦所謂鹹瀉者也此經鹹瀉次於潟澤赤縋次於騂剛皆從色狀相似者類列之不以土物上下爲次

廩人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案漢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歲有上中下

孰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此經月食二鬴者為粟一石二斗八升尚未能及月一石半故謂之下歲矣古量以黃鍾合龠之實一兩為合十兩為升四十斤為鬴四鬴則日食五斤三分斤之一三鬴則日食四斤二鬴則日食二斤三分斤之二喪食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從下歲之食也二十兩為溢

大祭祀有接盛接者新陳相接之意也魯人之祭也周公盛魯公饎羣公廩新穀純曰盛下陳上新曰饎雜之曰廩接者其饎是歟

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

姓之國互文也春秋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燔焉是異姓亦有脤膰其兄弟之國當有賀慶益可知矣且歸脤雖諸侯於異姓大夫通有之故子以膰俎不至去魯論語嘗記祭於公不宿肉云

聶氏禮圖琥作虎形疑未必然六玉之名半圭曰璋半璧曰璜琥當是半琮耳蓋琮之制外爲捷盧若鋸齒半之則背上有齟齬刻者似伏虎故謂之琥猶爵之象爵亦非作鳥形也鄭司農說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然則

刻齒卽虎象似矣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今案昭左也穆右也人道尙左神道尙右廟祧之位當先三穆後三昭又冢人墓地亦以昭穆爲左右而謂先昭後穆得無於地道尊右之義尤未協歟夫殷人上親右宗廟左社稷周人上尊右社稷左宗廟先儒之舊說也廟與社並論旣以在右者爲尊則就廟中而論亦必以在右者爲尊此理甚明文王稱穆武王稱昭二祧並立百世不毀若以昭先穆是終周之世武常先於文矣且昭主藏于武王廟穆主藏

于文王廟是周之諸王無不子先於父者矣愚謂父昭子穆蓋通始祖計之据其生時世次始祖爲昭始祖之子爲穆及其入廟始祖居中而始祖之子乃適以穆爲四親首故昭穆不異名而左右已異尚然經言昭穆不言穆昭者唯据父昭子穆爲正也漢宗廟猶尚右故漢書云皇后配食于左坐衛宏說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鬱人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祼器言埋則亦從葬者也似非如注所云遣奠之彝與瓚埋於祖廟階閒也檀弓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此祼器正葬所用之祭器不言厥者人器也其言厥者

鬼器也鄭君厥裴注云厥與也若詩之與刑象似而作之

司几筵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蓋或說是也敦本盛黍稷器名士虞禮曰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特牲饋食曰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是此之柏席矣唯士直措敦于席人君每席上有几几上庋敦耳柏讀當如今之箔後世謂萑葦所織作者曰箔玉篇始有其字古或通作薄此經則借作柏也

莊子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趙佾子之

晳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白虎通義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凡此皆足與家人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之語相證蓋戰期能克非期能死所謂死王事者必死而有益若狠聊倣無存之徒然後登於明堂饗祿其後至乃不占震于鳴鼓陳膂怯于聞金直爾之戰陳無勇而已後世臣道既薄節士益鮮不得不獎以厚賞諷以虛名輒有鑿門受律愿佻短略抎師

辱國僅以一死塞責而優卹及于孤兒史傳厠于忠
義豈知古之人覩之方將錄其罪而削其葬也噫
律止於十二而編懸鐘磬以十六枚共一虡者蓋本
於造律之始三分損益自黃鍾九寸下生林鍾六寸
林鍾上生太蔟八寸太蔟下生南呂五寸三分強南
呂上生姑洗七寸一分強姑洗下生應鍾四寸七分
強應鍾上生蕤賓六寸三分強蕤賓下生大呂四寸
二分強大呂上生夷則五寸六分強夷則下生夾鍾
三寸七分半弱夾鍾上生無射五寸弱無射下生小
呂三寸三分強小呂上生幾及黃鍾之半復得黃鍾

清聲而生生窮矣聖人以所生大吕夾鍾小吕三管皆在半黄鍾以下太高則近浮故倍而用之大吕八寸四分强夾鍾七寸半弱中吕六寸六分强謂之三閒而仍存其未倍之本管與半黄鍾共爲四清於是十六律立焉後世清鍾有太簇無半中吕似相沿之誤周禮夾鍾或稱圜鍾中吕皆稱小吕據其未倍時本於諸管爲最短故仍得小吕之名據其既倍者言之則長短居三吕之中故或謂之中吕此有義可等者也天神之樂金奏尚黄鍾升歌尚大吕堂下合樂則以圜鍾爲宫黄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黄帝之聲也黄鍾子大

呂丑太蔟寅圜鍾卯姑洗辰以相次爲用者也無大呂者大呂爲商也地示之樂金奏尚太蔟升歌尚應鍾合樂則以林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陶唐氏之辭也黄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以相生爲用者也無黄鍾者亦黄鍾爲商也宗廟所用金奏尚無射升歌尚夾鍾文舞則有虞氏之九磬黄鍾爲宮大呂爲角子與丑合也太蔟爲徵應鍾爲羽寅與亥合也武舞則大武經雖未詳其律然周語泠州鳩之言可以互相備所云夷則之上宫者大呂也黄鍾之下宮者林鍾也太蔟之

下宮者南呂也無射之上宮者夾鍾也所生曰下宮所自生曰上宮蓋以大呂爲宮丑林鍾爲角未南呂爲徵酉夾鍾爲羽卯雲門取相次咸池取相生磬取相合武取相衡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商音不用者乃周人損益六樂以成一代之制故曰聲淫及商非武音也商者金聲周以木王惡其所尅獨取宮角徵羽四音各主一律以爲均首觀於武樂羽厲宣贏四均各有其名而無射上宮以卒終謂之贏亂則大司樂之四律亦各爲一均可推矣

龜人祭祀先卜讀當於祭字絕之謂祭之日則祀先

卜與司爟云凡祭祀則祭爟同義祭必貞卜故有報焉爾

九筮蓋皆蓍卦占象之法筮更者更變也重卦有兩體自非八純皆內外相變內爲貞外爲悔更言其悔也筮咸者咸動也易爻以動者爲占有遇卦即有之卦咸言其之也筮式者占有局位有式若壬式以月將加時太乙式以和德運計易亦有八方之局五行之位故言式也日者傳曰分筮定卦旋式正棊太史抱天時鄭司農以爲抱式也漢書字作栻筮目者目數也謂七八九六及六爻之數筮易者玩三易之辭以處吉凶審悔吝也筮

比者觀彼比此陰陽交錯以盡其變後世言互體伏應之屬近之筮祠者將筮有禱祠今可知者唯命辭假爾泰筮有常云（假當讀如昭格之格）筮參者參三也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禮旅占必三人參之筮環者環之言還也一筮不決還復再筮所謂原筮也古占術散軼唯筮略具於易及左氏內外傳猶可依仿其事說之如此休寧金狀元榜曰占法載在左氏者唯六爻不變以彖占一爻變以爻占五爻變以不變爻占六爻盡變乾占用九坤占用六餘則占之卦彖凡四者有占耳兩爻或四三爻變無占彖象曰初筮比

家曰原筮由禮卜筮不過三則無占者宜改筮歟廣森謂二三四爻相錯休咎莫從理宜改筮唯內卦三爻全變或外卦三爻全變者可論卦而不論爻乃亦有占法晉人筮成公之歸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此其例也六爻盡變則貞針皆動三爻變而相聚則貞針有一動一靜二者皆筮更也周易占變唯筮更筮咸爲正法然豈必其常遇故有筮參之道鄭君所謂三易各用占者一人遇六爻不變一爻不變者卽從連山歸藏占之三易皆不可占然後再筮三筮三筮而三易無一合焉則亦龜焦之類其凶可

知不必箋矣
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注云四方諸侯
守衛者蠻服以內案大行人子男五命樊纓五就此
革路條纓五就當為子男之車不云封子男而云四
衛者言四方衛服之國也呂氏春秋曰王者之封建
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管子曰齊諸侯
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齊中也與爾雅是
距齊州之齊同義亦言中州之國大負海之國小
故男服以內近則鮮子男采服以外遠則無侯伯禹
貢曰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言小國在內大國在
外也至周而大國在內小國在外亦王者相變之義

春秋時河濟之間小國非一然如許男之類或夏殷舊封而周未加其爵或如滕子則始封本侯後黜其爵今不復可識別以推周初封建之制所可徵者唯曲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左傳曰晉甸侯也又曰鄭伯男也又曰曹爲伯甸明侯服甸服男服皆侯伯所封采服衛服要服蓋子男所封以衛言者舉其中也夷服鎮服蕃服則下文木路以封蕃國是已（要服之外謂之蕃國據大行人知之）他經邦國多通稱周禮乃有大曰邦小曰國之別康誥侯甸男邦采衛侯甸男獨言邦者或亦以此三服多大國之故乎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案漢書音義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是則前廟後寢猶言前堂後室非寢別一區漢時宮室猶近古制故有未央前殿未央宣室亦前爲堂後爲室如淳依漢法言之也未知鄭意同否又禮祭畢之燕在寢毛詩說以宗室牖下爲廟室而湛露傳云夜飲必於宗室似亦以室寢爲一

士師受中注謂受獄訟之成也案國語左執鬼中韋昭曰執謂把其錄籍然則獄訟之中亦其錄籍若今

秋審掐冊也天府治中之中與此同義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
也注云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今
案殷之爲中如中年考校之中謂閒一歲也假令甲
聘丙又聘閒一歲則涉三年矣聘義曰天子制諸侯
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歲問者比年也殷聘者三年也
朝事義述此文曰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
然則古讀凡諸侯之邦絕句交義下屬言每歲皆交
相問也中年皆交相聘也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
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故言交也聘問相施報世朝

則小國朝大國而已故不言交也

六幣帛先於錦攷之禮典皆大事用帛小事用錦如聘禮享以束帛私覿以束錦公食大夫侑以束帛大夫相食侑以束錦冠禮醴賓酬以束帛昏禮饗從者酬以束錦大氐古人尚純於幣亦然錦有雜文斯次帛之下矣

輪人萬之以眂其匡也注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剌也案匡義如國語月盈而匡之匡言輪不正圜似月之虧缺也故等爲萬蔞形正圜施於輪外則匡虧處必見矣管子曰弓弩多匡𢐀

輪人爲蓋注云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此言不
然車上設蓋陰則御雨晴則蔽日道右掌前道車王
下則以蓋從春秋左傳衞侯出奔使華寅肉袒執蓋
又齊侯賜敝無存犀軒直蓋是五路皆有蓋明矣左
傳笠轂注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
亦未知是否

韗人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注啟蟄孟春之中也漢
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故鄭君云然然
啟蟄與驚蟄似當有異夏小正二月剝鱓以爲鼓也
則冒鼓當以二月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所謂驚

蟄也仲春之月日夜分蟄蟲咸動啟戸始出乃此經啟蟄之日也說文解字曰鼓春分之音

考工記曰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以柯長三尺計之台二尺有三分尺之二爲一矩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者四尺也此黃鐘之磬兩角相距之度疏引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所謂股爲二鼓爲三也鼓股併之共四尺五寸車人以四尺有半爲磬折實取諸此所以名磬折者與周髀經折矩以爲句廣股脩之折同義假令股爲句鼓爲股求其弦

唯三尺二寸有奇鼓二十七寸自乘得七百二十九寸股十八寸自乘得三百二十四寸兩冪合而得千有五十三寸平方開之即弦今以四尺觸其弦乃倨其下而成倨句矣凡三角形不正句股者今曰鈍鋭古曰倨句此文矩與股鼓皆不言尺寸者與車人互相備耳黃鍾律度之首故記舉以見例餘律磬有大小其股二鼓三恒以律為率其倨句恒以本律磬折九分之八為率可推而知如函鍾之磬則股博六寸長一尺二寸鼓長一尺八寸磬折三尺倨句一矩

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讀春為蠢今謂當如字讀功貢也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於春貢之時因

貢教士漢許偕仿此意乃張皮侯而大射三朝記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與諸侯之教士射是其事也漢五行志曰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曰春日載陽合射辟雍古者大射本在春審矣鄉射禮注曰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

禮學卮言卷三終

禮學卮言卷四

儀禮雜義

冠禮曰爵弁服緇帶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攷袘字說文作䄷引論語朝服䄷紳然則袘亦紳帶之名緇袘其即緇帶歟

昏禮婦疑立于席西注云疑正立自定之貌愚謂當讀如士相見篇不疑君之疑疑立者斜向舅姑立也於君以不敢斜向為敬獻酢則又必向所與行禮者以為敬若鄉飲酒賓西階上疑立是向主人立也主人阼階東疑立是向賓立也周禮曰不正其主面亦

不背客此疑立之道乎大氐足有定位而面無定嚮隨其所敬轉移向之是之謂疑立今人行禮時亦唯習於此飾斯敬賓之意達矣

鄉射禮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案此質謂侯中受矢之處毛詩發彼有的傳曰的質也考工記曰利射革與質荀子勸學曰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蓋獸侯有質猶皮侯有鵠采侯有正矣天子熊皮爲侯白塗中以爲質諸侯麋皮爲侯赤塗中以爲質凡大夫士皆布侯而但畫爲獸象丹塗中以爲質於大夫士獨言布侯明君之獸侯亦眞獸皮爲之所別於

皮侯者在質與齒耳

儀禮侯國之禮而有諸公舊說以爲大國得置四命之孤然亦一人耳何得以諸言之且卽有孤之國其君爵亦不過上公而其臣亦曰諸公似非別嫌明微之義春秋傳鄭人謂伯有曰吾公在壑谷末世有之禮經不應有也竊意諸侯皆有附庸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所屬附庸或可與國內諸臣同與飲燕此諸公其卽附庸之君歟論語曰顓臾是社稷之臣則附庸固有臣道其可與卿大夫齒必也然視卿大夫純臣者有閒矣故愍謂以公稱附庸則可以公稱

孤卿則不可

燕禮主人注云宰夫也天子膳夫為獻主此鄭君據燕義使宰夫為獻主之文而說也但記所云宰夫實卽膳夫文王世子曰公與族燕膳宰為主人膳夫有膳宰之稱故邇謂之宰夫亦或謂之太宰檀弓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青史氏之記曰太宰荷升而不敢煎調

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舊注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案上經已云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

于廟此申言將命于大夫於文爲複若君薨則就殯
宮將命于柩前又不當大夫爲主注似錯矣遭喪將
命于大夫者謂遭主國有喪而行問卿大夫之禮也
主人即所問之卿大夫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故長
衣練冠以受雖遭喪不廢問卿大夫者使者之義無
留其君之命也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與今聘
禮記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文意大同蓋志即
記也儀禮孝經皆孔氏遺書而先秦之文稱引絕罕
嘗見呂氏先識覽引孝經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三十八字亦特識之

聘禮記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案說文解字引此經云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以下文同則許叔重所讀儀禮斗字爲斤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其說本於國語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彼以缶米爲十六斗則缶卽此之籔也韋昭注同又小爾雅云籔二有半謂之缶未知何出以秉芻爲二百四十斤

合於說文以稷禾爲二百四十斛是秉乃六斛矣本注云今文籔爲逾逾似今文不但逾籔字異且唯作六斗曰逾而無十字逾卽庾也考工記曰庾實二㲉鄭司農注㲉受三斗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後鄭讀豆爲斗蓋旅人豆實三而成㲉先鄭亦讀豆爲斗故云㲉受三斗古升升斗之字或作𣂔因變爲豆非四升之豆也大戴禮受𣂔五升管子六步一𣂔皆言斛取一𣂔並以𣂔爲斗㲉亦非十斗之斛同音而所容實異三斗爲㲉六斗爲庾十庾爲秉秉六斛二百四十斤也四十秉爲稯稯二百四十斛九千六百斤也諸家說斗斛斤稱皆不同漢書

以十兩爲升六斤四兩爲斗說左氏者以十斗爲石一石百二十斤則一斗十二斤詳喪大記正義此許叔重以二百四十斤之秉爲六斛則又每斛四十斤矣据小爾雅石四謂之鼓鼓四百八十斤也而禮記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是古有以四十斤爲斛之證

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會飯謂卒初時所飯之粱也謂之會飯者播飯于會而食之簠簋相將簋有會則簠亦有會疏云稻粱無會豈其然乎荀子禮論曰食先黍稷而飯稻粱明黍稷先設而不飯也唯飯簠粱者

以公所親設重之下文賓取粱與醬以降奠于階西不徹黍稷其不飯明矣記曰筵有蓋冪凡食齊視春時既啟會恐其寒故冪之黍稷不飯卽無冪耳注以爲初時食稻粱此時食黍稷似失經意

覲禮侯氏裨冕先鄭以鷩爲裨衣後鄭以裨冕爲上服之次皆非也曾子問曰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荀子曰大夫裨冕士韋弁据周禮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裨冕者玄冕也裨之言卑也冕服之最卑者荀子禮論又作卑冕侯氏乘墨車大夫之車也其服亦大夫之服也稱也大行人言諸侯朝覲各服其服乘其路從其

貳車而經云墨車禪冕偏駕不入王門偏駕卽貳車也舊注亦誤異者此覲禮蓋世子始嗣侯者入覲之禮也以未有王命故從大夫之車服下文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加命書于其上乃初命之爲諸侯矣詩之韓奕韓詩內傳以爲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其篇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合於此經之事又禮諸侯有行當奉新遷廟主于齋車所謂五廟無虛主者也此經乃云釋幣于禰似亦因新嗣禰位故變其禮猶武王載木主每舍奠焉自稱世子之道歟抑或三年喪畢先請王命歸乃遷廟則此時

禰主未入新宮仍得與廟無虛主之義無咳

方明之狀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鄭君謂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蓋方明所以依神主道也春秋傳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然則主六面皆穿孔孔中著玉焉著之者若今言嵌也中山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此古主之遺象云中穿之與何邵公說合加金設玉事亦同矣

喪服傳三言至尊而意各有當君至尊也是對父至

尊為言方喪三年同之於父夫至尊也是對妻至親為言親者則期尊者則三年也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又以見天子尊絕於上唯諸侯乃得如父服服之自餘陪臣庶民並不敢同斬衰所以釋經諸侯為三字而大夫總衰之義已包其中矣古人文簡而深有如此者

嘗謂近世為人後者輒改其父母稱謂同於伯叔甚誤禮經降服直為持重於大宗不貳斬耳非以伯叔父母之服服之也凡為後所以降其本屬一等者禮有服必廢祭既主大宗之祭不可以私族之不虞頻

累慶之故減其日月初不關生時稱謂今俗自同祖以及無服適稱伯叔古人則不然父之昆弟爲世父叔父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若壹以所爲後者之服屬降其父母則爲從祖父後者卽稱其父爲從祖父爲族父後者卽稱其父爲族父旣以從祖父族父稱之又當以從祖父族父服之是父母有時降而功緦矣其不可明矣且令親屬無支子而取後於疏屬則有不同祖以上者然經有降父母而無降祖父母可見祖父母不但生無改名亦且死無改服也王氏寅旭降服辨曰孫爲人後爲其本生祖父母何服女適人者爲

祖父母不降爲人後者亦不降也何以不降窮乎無可降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此士禮耳下文別有大夫爲適孫爲士者似雖適子在亦服齊衰期何以言之凡適子孫所以加服者爲其承宗廟之重也士祭二廟此適孫異日所奉祀者至巳身而止情繫於私故不加也唯適子死者爲設巳老而傳則孫有傳重之義然後以重服服之若大夫三廟則適孫猶得祭及巳父無問有適子與否其當重也均矣推而上之諸侯應有適曾孫服天子應有適元孫適來孫服蓋皆齊衰三月此非敢臆說蓋推祭法王下祭殤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

祭二士下祭一而知之者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賓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

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言當作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卽順斷矣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此一段注內下言至親也二十一字今本溷入傳文故備錄之案鄭君讀法於經意傳意皆協但及時之說理尚未安此未嫁逆降者蓋以貴降也何以言之經倒行於大夫已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見斬衰章注然則未嫁者未嫁於大夫也凡未許人或許適士而未行皆通言在室耳容未許人則嫁適之名不定故不云未適人云在室而已唯許嫁大夫而未行者乃別謂之未嫁故傳說之曰成人而未嫁著成人者明其已許嫁也婦人外成既許嫁大夫

雖未行固已貴矣是以有逆降之法經言女子子未嫁者唯此及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二事曾祖父母至尊也雖許嫁大夫不得以貴降彼舉未嫁以包在室許大夫者猶不降許士者可知矣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旁親也故許嫁大夫得以貴降此舉未嫁以殊在室必許大夫者然後逆降則許士者無逆降可知矣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舊有二解而皆不甚通鄭康成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假令週七歲便當哭八十四日夫逾月而葬葬而卒哭成人之喪猶或如此而猥

令連句之外累月之餘原區孩童哀慟不已疑非理也馬融王肅謂如其本服之月數以爲哭之日數則如緦麻之長殤已不在服限豈七歲以下猶有哭日抑豈功緦兄弟自十九歲十五歲以至生三月者一切以日代月漫無輕重殊失三殤遞降之本意愚案此傳發在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條下似唯据子女子子等期服親屬言之（以下文子生三月云云唯衆父爲側體之可見）蓋本服期者長中殤降大功下殤降小功又下當降緦麻但轉小轉綢不足成服止制三日哭而已是爲以哭之日易緦之月也（承十一至八歲之殤服五月則不滿八歲之殤三月正其本服故直）

言以哭日易服月不明著日數讀者自可推知至大功之下殤既降在緦麻其不及下殤者卽自不服不服則亦不哭故不待言矣

娣姒婦者弟長也注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此本爾雅然弟長之長釋文云本亦作娣敖繼公曰娣長也釋娣婦之爲長婦也廣森謂當從作娣之本而用敖說疏以弟長兼釋娣姒凡詁訓之文皆無此例辯傳意直以娣爲長姒爲穉與爾雅相反如爾雅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土戴石者砠石戴土者崔嵬毛詩傳皆反之娣姒之名亦其類矣

況春秋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又叔向之嫂亦稱向妻為長叔姒並以稱婦為姒婦合於此傳禮婦人坐以夫之齒賈氏欲強合爾雅左傳乃云娣姒計己年大小不計夫年竊恐非是經有昆弟無弟昆有姊妹無妹姊令姒大於娣何不云姒娣婦乎娣从弟而訓長者猶亂乃為治故乃為今古訓多如是呂氏春秋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者大也弟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也此卽弟訓長之明證抑又推之長婦曰娣教之悌其幼也幼婦曰姒以言似也教之效法其長也此義儻有當否

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然則此篇魯人書也魯用四代之服器官故有夏祝有商祝

王制曰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而士喪禮幠用斂衾注謂大斂所并用之衾安得始死即有大斂衾當取平時寢衾去其紞而用之至小斂後易用夷衾乃更以此衾爲大斂之衾因預名斂衾耳

大遣奠俎有鮮獸特牲少牢饋食俎實皆以腊獸据左傳曰唯君用鮮則大夫士不得通用鮮獸明矣此士遣奠乃偶用之者一則取變吉也一則以士攝盛

而用五俎須別於大夫之五俎去君位遠轉得用鮮
不嫌亦沐粱之意也
士虞禮明齊溲酒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
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涚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
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爲醙
案周官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粢禮運粢醍在堂粢
醍者醍齊也然則今文字雖爲粢義亦訓齊以粢爲
稷說今文者之誤孟子章句又因此而分粢爲稷盛爲稻矣曲禮稷曰明
粢亦治今文儀禮者加之故隋秘書監王劭立八疑
十二證謂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句惠氏周禮古義曰太祝齍

號注所引亦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蔡氏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粢一句、溲滫也內則注秦人溲曰滫滫與脩同司尊彝凡酒脩酌鄭君曰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名浩酒曰滌廣森謂滫溲皆以水滌酒故宗廟之號水曰清滌鄉飲酒義曰脩爵無數脩爵者脩酌之爵即溲酒也今文作醙其義亦同醙从酉溲省聲聘禮注曰醙白酒也內則酒清白注曰白事酒昔酒也事昔皆常所酌酒故周禮謂之凡酒滫之爲脩溲之爲醙

祔祭名也其意以爲卒哭之後生事畢而鬼事始自

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乃從其昭穆而祔之同其牲牢共其筵几使新死者之精神靈爽與舊死者有以相接亦神道以設教事死如事生之義也故祔祭卽於殯宮行之辭曰適爾皇祖某甫而不必至皇祖之廟亦不必有皇祖之主皇祖之尸精意以依其神而已鄭君說祔祭於廟既祭反主於寢已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而宋元諸儒遂謂祔者附主於其祖之廟失之愈遠矣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然中一以上皆得祔于高祖若祔必在廟高祖無廟於何祔之雜記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

其昭穆之妾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安所得妾祖姑之廟而祔之也記又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于王父也此未練則王父尚未有廟而附主于其王父之廟又從而附之以新主若何位置乎且經有祔殤者矣有祔女子者矣殤與女子皆無主令祔爲附主設者無主又何祔焉近世相承以祔爲附廟其誤已久徐氏讀禮通考雖詳辨之然猶惑於祔設兩主廣森謂小記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夫諸祖父之主各藏於其家之廟當祔之時既不可載已主而往就其廟亦必無遷

他人之主而來就殯宮由此言之則祔祭不設所祔之主明矣

少牢饋食嘏辭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注古文眉爲微替爲袂袂或爲𢧐士冠禮注又云古文眉作麋微卽麋聲之轉也春秋公羊經築微釋文云左氏作麋今左氏作郿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衡謂麋衡也大戴禮孔子愀然揚麋並以麋爲眉袂釋文音決非也袂當爲秩字形之誤毛詩秩秩大猷說文解字引作𢧐是秩與𢧐同又上篸嘏曰胡壽保建家室胡壽猶遐壽也鄭注冠辭永受胡福云胡猶遐也遠也古讀遐如

胡詳見顧氏唐韻正 成王之冠頌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遐壽所謂遠於年也詩胡考之寧正義曰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

禮學巵言卷四終

禮學卮言卷五

小戴禮記雜義

曲禮曰立視五巂舊說以爲輪周五轉蓋幾十丈案荀子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此遠視之節也然則十丈過於遠矣巂古度名其數無攷若据三十六尺而五分之則巂者九尺歟

論衡儒增篇云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與鄭君以泣無聲爲泣血者異

喪事有進而無退故柩恒前首說者見記言葬於北方北首疑殯時前首葬則反之非也葬於北方爲之

幽也北首爲於北方故也統於國門而言在南則以南爲前在北則以北爲前雖北首猶前首也孟子稱東郭墦間則古亦有不葬北方者柩首必各隨其所向今人葬南方者亦北首誤會記意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士相見禮注引作使焉曰寡君之老似今本脫之老二字玉藻曰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言雖未有祿若以君命使則擯者亦稱寡君之老不敢自異於臣也疏以爲此未有祿者出使自稱其君曰寡君或以爲君使人于未有祿者之所將命曰寡君皆由未審

脫文致滋異說

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鄭以王制爲誤然二者或亦義各有當周禮六命賜官官謂卿之命於天子者若晉荀偃自稱官臣是也子男五命未合賜官蓋有加等乃得立三卿而一卿命於天子耳

商子曰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可引以證明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之語

考工記曰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王制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篆文卯丣字相似此四寸亦六寸之誤下言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三百步爲里計八尺之步百里凡二十四萬尺以六尺六寸之步除之適得百二十一里餘六十三步四尺二寸大數相符記六十下脫三字衍二分二字若以六尺四寸爲步則較古步正少五分之一故注云以此計之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鄭君亦致疑於此也

五經異義尚書今文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

也腎水也古文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叔重据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以古尚書爲是其撰說文解字則以肺爲木藏肝爲火藏脾爲金藏腎爲水藏心爲土藏非從古文之說太平御覽所引說文如此今本改作肺金藏肝木藏脾土藏乃徐鉉校改耳其肉部肝脾肺三字雖已改注而心部下土藏尚存舊文遂使心脾同行而火藏獨缺徐氏竄易之跡於此可見管子水地篇云酸主脾木鹹主肺水辛主腎金苦主肝火甘主心土又與上數說不同文子云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鄭君獨取今文書說合於素問醫疾之術然難經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沈木

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沈其意何也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若然肝本乙木與庚合故從金肺本辛金與丙合故從火脾本己土與甲合故從木義得相衆矣

史記封禪書曰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蓋秦居西垂有周郊舊兆遂僭祀上帝月令秦書因其舊法而參以

周禮飾成其事以春祠青帝為祈穀夏祠赤帝為大雩秋祠白帝為大饗黑帝獨無祠故冬至大報天之文轉因無可傅而闕焉周人宗祀明堂經無時月若遂以季秋饗帝當之恐未可

五兵之名禮記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盾中央用鼓徐邈說穀梁傳陳五兵五鼓則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管子云東方兵尚矛南方兵尚戟西方兵尚劍北方兵尚脅盾揚子雲以木為矛金為鉞火為戈水為盾土為弓矢淮南子云春兵矛夏兵戟季夏兵劍秋兵戈

冬兵鍛周書云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見御覽陣部書大傳云迎春田車載矛迎夏田車載弓迎秋田車載兵迎冬田車載甲鐵鍪後漢志注引皇覽略同唯夏車載戟樂元語云東夷之樂持矛舞南夷之樂持羽舞西夷之樂持戟舞北夷之樂持干舞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先鄭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云是車之五兵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以上傳記言五兵者其異如此廣森謂周官五兵之外別有五盾穀梁五兵之下更言五鼓明諸家數盾與鼓者皆非兵司馬

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當從此爲正其方位蓋弓矢居中（用揚雄徐邈說）殳屬東方（殳以木爲之而無刃當配木行也）戟屬南方（用周書皇覽管子淮南徐邈說）戈屬西方（淮南說）矛屬北方矛獨有二者亦龜蛇兩象幷行兼祀之義

文王世子無介語可也當讀無介絕之學中尚論說雖徵其禮猶於旅也語可

周公踐阼者抱成王而負斧扆履乘石其攝也曰踐阼其致政也曰復子明辟聖人爲天下之大計不引嫌不飾迹亦孟子所謂有其志則可者也故荀子云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及者兄死弟繼之名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春秋傳魯一生一及當此之際殷遺德在民未盡忘武王施澤於民未久非有盛德繼之天下將散而不屬故周公之及武王所以屏衛成王也覩於異日賜魯重祭向使踐阼未七年而沒成王必以王禮崇之王莽引逸書嘉禾假王蒞政勤和天下而韓非子亦言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則自周魯諸儒相承云然非莽始創其說矣宋人因莽事并疑此踐阼之文陋儒之見耳倫罔相殺亦以管蔡爲名又可謂公未嘗誅管蔡耶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注云赴告於君也今推尋經著祖廟未毀句之意似謂冠取妻必告於廟也非直以日月告君而已昏義曰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教成祭之嫁子猶然況昏冠乎蓋君使有司爲告於所自出之廟春秋左傳所謂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也毛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曰必告父母廟白虎通說取妻不先告廟者非是練祥則告之告謂致祭肉也祔練曰告少儀文

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注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案

荀子曰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然則人君之祭豆籩在右房諸侯遷廟禮脯醢陳于房中盧景宣注亦曰房西房也夫人薦豆籩當就右房取之故記以夫人在房爲象月生於西矣祭統言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者謂尸未入之先位東房以俟事當文之下正義有說

社后土也周官所謂大示也社主北鄉而君南鄉荅之則地道尚北之義見矣漢人別言北郊祭地於經無徵古者賞于祖誓于社故下文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社宮有澤是卽澤中之方丘者也社稷常事皆太

牢唯夏日至大祠社而報地牲用犢與天同記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又曰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又曰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恒以社郊並重配文言之（萬氏學禮質疑云於郊曰報本反始於社亦曰報本反始則社非祭地而何）名誥曰丁巳用牲于郊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亦更不言祭地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天神之等三禋祀也實柴也槱燎也以昊天上帝為首地示之等三血祭也貍沈也疈辜也而以社稷為首

鼓人掌六鼓之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可見地示之大無過於社者矣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土卽社也荀卿有言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謂尊天而親地也尊統於上親逮於下其義然也諸侯雖立社或當無日至大祭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舊注以長日爲春分固未安或遂以此爲周禮圜丘亦非此記實述魯郊魯春秋卜郊恒先周正孟春記說其義以爲建子之月日短至自是而有養日祭之迎其始也周人冬日至祀天本謂之禘以寅月祈穀南郊乃謂之郊魯僭王禮

不敢純同故用禘之月而行郊之禮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則知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者是祈穀非圜丘明矣下云郊之用絕辛也言郊之所用日是辛也春秋傳曰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周之始絕郊日以至此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當周末時禮已廢缺故追言周之始時圜丘之郊日以冬至今魯郊用辛轉卜三正與周異法既別言周之郊明前後文皆為魯之郊矣自王被袞以下正明堂位所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者也以王言者著周魯唯郊月為異其服袞冕王亦同耳鄭君謂記推魯禮以言周事是已但象天者止取玄

袞象天之色乃謂魯有日月星辰之章轉加於天子則其所失

內則有濫以周禮六飲校之濫卽涼也本注謂以諸和水攷管子曰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呂氏春秋節喪篇鐘鼎壺濫注亦云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則濫近小招所謂凍飲者

玉藻曰奏而食淮南子曰鼛鼓而食奏雍而徹荀子亦曰曼而饋代睪而食雍而徹曼萬舞也代睪當爲伐皋睪卽皐字說見五門考鼛鼓考工記謂之皐鼓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禮有金奏肆夏詩曰奏鼓簡簡書曰瞽奏鼓凡言

奏者皆謂伐鐘鼓也左傳稱向巢每食擊鐘古者卿大夫食猶有奏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

犧尊注云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此沙字音莎古讀犧如莎犧从羲聲羲从義聲義从我聲與莎相近周禮作獻尊鄭君說鬱齊獻酌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然則獻羲同音皆爲莎故毛詩傳曰犧尊有沙飾也訓詁之學音義相將其來舊矣禮有象觚以象骨飾觚則象尊以象骨飾尊益無疑也王肅創謂犧作牛形象作象形又託齊大夫子尾嫁女器以爲證而博古圖因之僞范贋鼎紛然競出莊子周

人其言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則犧尊以木作之韓詩說畫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詩正義曰士無飾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安得掘土中銅牛而妄號之犧尊哉假令周有銅尊流傳漢世者必多不應毛鄭均未之識肅於詩皆申毛難鄭至犧尊鄭與毛同則併毛亦不信其故爲曲說以與鄭乖反如此

喪服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據禮妻爲夫臣爲君亦禫記無文者三年之喪必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通謂期有禫者也爲父母禫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然爲長子禫蓋庶子爲其長

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降而在期猶當有禫或疑不杖期並無禫非也賀循說杖有不禫有不杖祥前宗子母在爲妻禫疏下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亦通稱三年假令遭喪于甲年之末除禫于丙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春秋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子曁子曰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後子者爲父後之子卽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太子申爲後子荀子謂丹朱爲堯後子其義並同是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月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

二十五月之三年其降也禫期父母長子十五月之三年其降也不禫期妻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謂此始來仕無廟者案祔必以其昭穆夫尊豈有下祔於妻者且旣無祖廟又安得有妻廟蓋祔於其妻者直謂祔祭此妻與雜記練冠附於殤文義同矣大夫妻死至葬中閒數月容有黜陟故記其禮之變如此

雜記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此兄弟之輕喪謂降而袒免者也凡有喪服者聞遠兄弟之喪各服其服而往無服則不往哭之惟大夫於袒免兄弟本以緦降不可遽同於無服又不可以私喪之末臨兄弟故變而弁絰云私喪之葛者兼挾兩義明親喪之葛與私喪之麻衰絰既重則於兄弟輕喪皆不得易弔服而往矣

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正義云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犆牲此非是士虞與饋食同用犆豕未聞有所降也凡牛羊豕犆者皆名犆牲大夫之犆牲蓋謂犆羊記有郊犆牲篇即犆犢也左傳

鄭子張命祭以犆羊殷以少牢正下大夫之禮也儀禮以其班祔今文班爲胖說者遂言左胖虞右胖祔据此記虞祔不同牲足以折之矣士之虞也犆豕卒哭成事祔亦犆羊歟

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正義兼載兩說熊安生讀賓絕句皇侃至大夫士爲句以左傳徵之熊氏義長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君拜寄公國賓猶王喪唯拜二王後矣天子於諸侯不純臣尚非二王之後不拜況君於本國大夫士豈有拜法

乎下言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者謂大夫士自有私喪拜賓之事卽士喪禮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

士不虞筐注云未聞盧植舊有解疏又不載竊疑周官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匰筐也禮喪主於虞吉主於練大夫以上虞而作主於是有筐以盛之士無主故不虞筐矣

祭法注殷人宜郊契之語不然禹之郊鯀善則歸親之義蓋以其鄣洪水死民事爲功也冥勤其官而水死與鯀功同故商郊以冥代之非私其祖也逸書有

夏社篇殷人滅夏欲遷其社不可乃但易絲於郊廢柱於稷而已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尊祖配天周公創制故特以是稱其達孝若以周例殷謂宜郊契則以夏例殷又宜郊主癸三王不襲禮之謂何傳曰宋祖帝乙禮運曰宋之郊也契也宋以微子帝乙之長子改而祖帝乙始更推契配天不郊冥耳

祭法一篇多取國語展禽之言彼文有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

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記取其禘郊宗祖而報未有文疑壇墠有禱焉祭之者卽報也郊特牲曰祭有祈焉有報焉祈於壇墠則報亦於壇墠蓋太王爲壇高圉爲墠歟

雝毛詩序曰禘太祖也而燕居篇曰客出以雝徹以振羽則爲大賓客之樂歌所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者也鄭君以振羽爲振鷺今案魯頌有駜篇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與客出之義正相合安知非卽魯人所爲詩以擬周樂之振羽者乎蓋樂主音節不主辭句故可以別爲其詩而用振鷺之樂節漢四

廟樂歌猶用鹿鳴舊調以至魏晉六朝莫不取漢鐃歌樂府而自爲辭以當之推諸古樂何必不然

中庸義者宜也字當爲誼周官肆師注鄭司農曰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漢書仁義之義皆作誼从古文也凡小學皆以其形聲相訓詁仁字从人誼字从宜故此記曰仁者人也誼者宜也春秋繁露云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此則今文字訓始以義代誼矣

宋人以儒行十五儒皆過乎中庸謂非夫子語豈其然哉儒行云者固言儒者之行未嘗目爲時中之至

行也聖人以中庸規矩天下而爲之說曰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仰而跂之然觀三代兩漢賢者多失之過鮮失之不及宋以後所稱賢者多失之不及鮮失之過何則俯就之易而仰跂之難也故論其迹似不及者去中庸近過者去中庸遠較其造詣之所至功力之所勤勉彼不及而不能仰企者斯遠遠不如賢者之過矣伯夷清而隘柳下惠和而不恭孟子猶以爲聖人夫唯上聖乃能大中至正無可無不可其次蓋得其一節而至焉足矣儒行一篇皆賢者過之之事至於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殆

亦和之至者歟見利不虧其義雖分國如錙銖殆亦清之至者歟且所謂聖人者固非出於十五儒之外直兼而劑之耳東漢士君子於儒行多有其一節朱以後人往往以不肖者之不及貌爲中庸而其流弊志行畏葸識見淺近遂至去凡人間不以寸若乃賢者之過能俯而就固善己不能俯而就則其過必日甚其過日甚則其高世必愈遠其制行必愈難雖不合乎聖人不猶足以矯厲風俗乎哉

大學致知在格物卽致知止之知也格至也物射者畫地所立處也如儀禮序則物當棟之物哀公問篇曰孝子不過

乎物仁人不過乎物言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朋友止信皆有定則如射之有物不可以過至乎物則不過矣不過乎物則得所止矣上文皆曰欲曰先此變言在明非於致知之外別有格物之功也朱子格致補傳前人已有疑之者

禮學卮言卷五終

禮學卮言卷六

周禮鄭氏注

太宰幣餘之賦注占賣國中之斥幣　㒸案封禪書曰賜欒大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然則斥幣謂物陳積而斥出不用者若占賣之卽謂之斥賣貨殖傳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漢書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是也賈師注云官有所斥令賣其斥字義同此晏子春秋曰財在外者斥之市是周時已有斥賣之語

小宰質劑注月平　㒸案漢律平價一月得錢二千

見溝洫志注所謂月平也揚子法言曰一閧之市必立之平蓋市價以時貴賤故每月更平之景武功臣表梁期侯任當千坐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

宰夫掌官敘注侍曹伍伯傳吏朝　蒙案後漢宦者曹節傳越騎營五百注曰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宋書百官志云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韋昭云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爲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賈公彥

云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依韋訓伯讀爲陌依疏如字讀之司服注曰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侍曹謂伍伯當日者文王世子注云如今小史直日陳遵爲公府掾史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是侍曹之法有事當傳告也

書其能者注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疏云四科不同等級各異故云異等蒙案異等亦辟舉之名賈氏謬說之漢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急就篇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礪身知能通達多見聞

名顯絕殊異等倫

宮正幾其出入注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　蒙案漢嚴延年傳注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然則在內者見被劾奏即不許出矣

凡邦之事蹕注今時衛士塡街蹕　蒙案衛宏漢舊儀曰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塡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

宮伯八次八舍注衛王宮者必於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　蒙案此約漢法言之西京賦所謂衛尉八屯

者也

庖人好羞注青州之蟹胥　蒙案釋名曰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

外饔饗士庶子注饗衛士　蒙案王尊傳曰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宏言常以正月五日也惠定宇周禮古義曰前漢饗衛士於曲臺後漢於平樂觀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而續漢志饗遣故衛士儀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是西漢衛士歲盡交代更給郡國爲材官東漢卽遣歸農桑與初時異矣和熹鄧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太后

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賓會勿設戲作樂

外府邦布注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　賈疏云漢書食貨志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枝長八分等十一字今撿漢書此十一字並有而足枝長八分下更多閒廣二分四字且有奇下顏監有音訓與賈氏所見本異

司裘廞裘注偶衣物　賈疏偶寓也謂作假物寄寓其象史記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音寓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漢

郊祀有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寓車馬郎偶車馬也郊祀歌鸞路龍鱗卽謂寓作者匡衡奏罷南北郊寓龍馬之屬故此一句改曰涓選

休成

掌皮會其財齎注齎計吏　蒙案文翁傳曰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

內司服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　蒙案後漢輿服志曰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圭襂卽圭衣也江充傳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賈逵謂之衣圭釋名云

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

大司徒土地之圖注司空郡國輿地圖　蒙案臣衡傳有初元元年郡圖補三王世家曰御史奏輿地圖漢初地圖藏御史大夫府元壽二年定三公官以御史大夫爲司空故更名司空郡國輿地圖矣

五曰寬疾注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　蒙案漢律高不滿六尺二寸已下爲罷癃是但以人矲矮者通謂之癃若有癈疾者別謂之癃不可事其可事者雖不服戎猶任城道之役食貨志曰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謂癃可事者也

小司徒大比注八月案比　蒙案後漢皇后紀曰八月算民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當作王伊耆氏共王之齒杖鄭司農曰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管子度地篇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是周法校比亦以秋月

鄉師前後之屯注鄭大夫讀屯爲課殿　蒙案上上考爲最下下考爲殿蕭育傳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是也殿从殳屍聲屍說文以爲髀字是古

音殿如爵故屯得讀從之

鄉大夫其舍者注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　棻案漢書高帝詔曰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惠帝詔曰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所謂吏有復除也武帝建元元年令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賈山上文帝至言曰陛下卽位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所謂復羨卒也

保氏注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也　蒙案旁要即今三角法也凡三角必有三邊其兩斜邊謂之大腰小腰要即腰字其直邊今謂之底古謂之旁蓋立觀之則為旁偃觀之則為底猶古句股本立形西法偃之號為直角也三角可以御句股句股不可以盡三角故周公九章舉旁要而不舉句股至漢旁要法亡始以重差句股足之重差者重兩句股取其影差與棄同除以知比例若劉徽海島經是也少儀正義以重差當差分誤矣今本重差下衍夕桀二字檢疏及釋文馬

融注有之非鄭注也夕桀亦未知何解或曰當爲互桼字之誤西洋諸算皆就古法而詳明之唯三角最稱精異實亦古之遺術疇人分散流於外域者耳然其演八線設對數智巧不可沒也

司市質劑注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　蒙案要讀如原始要終之要言人相借貸物爲之中者保其必還過時不還則責保者也

遂師抱磨注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　蒙案魏書蔣濟傳曰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歷適猶適歷疏密均布之謂磨之字从秝說文解字曰秝稀疏適也从

二禾讀若歷種禾者必使行閒稀疏適歷役者行列象之故禾列一言禾役呂氏春秋曰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磿者執紵人名籍取適歷之義以爲稱也古者發大役必籍其名而稽數之師則拱稽喪則抱磿

旅師平頒其興積注軍興　㡭案漢言軍興猶今言軍需也司馬相如傳曰發軍興制趙廣漢傳曰乏軍興

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注干傷二三實除減半

㡭案前漢成帝紀曰郡國被災十四已上毋收田

租後漢和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十四已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以實除之不滿卽謂傷十分之二三者就其餘見減半稅之也何武爲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至安帝永初七年蝗災傷稼十五已上乃得勿租是則漢之末造征斂稍

稍重矣

槁人注宂食者謂畱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　蒙案尚書散屬漢時號宂官申屠嘉傳曰外堧垣故宂官居其中是也官無常員其給食亦無常例就謂之宂食成帝河平四年詔避水它郡國在

所宂食之文類注宂散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注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士人　蒙案賈馬舊說世婦爲奄卿故鄭君辨之言漢初皇后宮官尚用士人則周宮卿是士人非奄可知疏乃以爲見周時用奄之義適與注反矣後漢宦者傳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奄人不復雜調宅士然鄭引漢法以說此經則非也官以婦名不但施諸士人不可卽施諸奄人亦不可愚謂此等必諸臣之妻老而有德者選令治宮廟之內禮卿之妻卽命爲宮卿大夫之妻爲宮大夫上之妻爲宮士王制曰唯世婦命於奠繭其宅則皆從男子正謂此世婦也后妃獻

薦於太廟時命世婦與君因祭而命卿大夫者同禮下文女府女奚冠以女字而卿大夫之等不言者正因號稱世婦其必非男子無疑耳

小宗伯肆儀注若今時肆司徒府也　鄭案史記淮南王傳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言因肆儀會丞相府而議也後哀帝定三公官以丞相爲司徒司徒府中有百官大朝會殿故肆儀者就焉熹平四年詔羣臣會議司徒府其位公殿下東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校尉南面議郎博士西面附識於此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肆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肆習威儀也注援漢況周容肆儀時亦

宗伯攝王事

司服奠衣服注坐上魂衣　蒙案漢大喪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詣陵奉衣就幄坐太祝進醴獻如禮旣葬容根車游載容衣藏於便殿此鄭所謂魂衣矣周之奠衣服亦藏於寢其事又相類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

冢人丘封之度注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已下至庶人各有差　蒙案漢書朱雲爲丈五墳自以廢爲庶人從庶人之制也由此推之蓋關內侯墳

高三丈五尺漢時關內侯比古附庸故韋元成降爵關內侯作詩自劾責曰嫿彼車服黜此附庸中二千石以下至比二千石銀印青綬者墳三丈比古卿千石以下至比六百石銅印黑綬者墳二丈五尺比古大夫四百石以下至比二百石銅印黃綬者墳二丈比古士下至庶人一丈五尺似皆以五尺爲差

樂師帗舞注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蒙案續漢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

用壬辰位祠之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若然舞師之職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漢時靈星亦稷之類故持五采繒得帗舞之道象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淮南子云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星辰非可以人象之此尸即后稷之尸傳言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若后稷亦所謂食於靈星者也又王充說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

太祝二曰衍祭注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　彖案說文解字曰禓道上祭也祭殤爲禓从示

神之司巫注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　武帝紀天漢二年止禁巫祠道中者王嘉傳董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也杜子春說道齋之奠亦云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

小祝置銘注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　蒙案薛宣傳池陽舉廉吏王立未及召死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此疏釋鄭意云漢時謂銘爲柩然則彼言書柩者即是書銘矣

甸祝禂牲注侏大字　蒙案侏大容是長大之意揚

子八十一家董之次七日脩侏侏比於朱儒
馮相氏注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
某也　蒙案直某者謂建除之屬王莽傳曰十一月
壬子直建又曰戊辰直定
典路大賓客亦如之注漢朝上計律陳屬車于庭
蒙案安帝永初四年以年饑元日會徹樂不陳充
庭車其常時大朝會皆陳車于庭東京賦所云龍
輅充庭者也石虎僭倣古制每正會充庭車馬金
根玉輅革輅數十見鄴中記
司常各有屬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

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襃案城門僕射所被者即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善曰左氏傳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與揮古字通說文解字曰徽幟也以絳微帛著於背又曰褚卒也卒衣有題識者也廣雅曰亭父更褚卒也轉相證明是漢時亭卒褚衣亦有徽識

司爟季春出火注三月本　襃案月令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然則月本猶言月初古語有以月初爲本月終爲末者夏小正傳一則

在本一則在末是也有以月初爲朝月終爲夕者

荀子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是也

弁師玉璂注讀如薄借綦之綦　豢案毛詩綦巾古文作綥巾說文解綥字云不借綥薄借即不借聲之轉也喪服傳注曰繩菲今之不借急就篇曰裳韋不借爲牧人釋名曰不借言賤易有不假借人也廣雅曰不借屩也其紟謂之綦

小司寇議貴之辟注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　豢案宣帝紀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此漢舊法也世祖建武三年始詔令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

綬長相有罪皆得先請見後漢紀 前漢劉屈氂傳云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

士師邦汋注刺探尚書事 蒙案丙吉傳曰隨驛騎至公車刺取風俗通曰韓演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法車徵宋書百官志曰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志不得刺尚書事是也然則刺探者謂探知祕事而私寫之

司圜任之以事注罰作 蒙案漢書音義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

野廬氏舟車擊互注車有轂轅抵閡 蒙案轂轅漢

時屬河南尹緱氏縣薛綜曰轘轅坂十二曲坻閣卽劍閣棧道也蜀志建興十一年治斜谷邸閣劍閣邸云南通邛僰北達褒斜坻與邸同故劉昌宗音坻都禮反邸當作阺說文解字秦謂陵阪曰阺

司烜注明竁若今楬頭明書其罪法也　蒙案明竁者殺人瘞其尸而楬著之漢書尹賞殺少年惡子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師古曰楬杙也廣雅楬橥杙也蜡氏注有楬橥何並斷王林卿奴頭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此卽楬頭明書其罪法者

掌客車三秅注讀爲秅秭麻荅之秅　掌案說文解字曰五稷爲秭二秭爲秅荅小豆也麻荅皆禾屬故以秅秭計之此未見所出然與急就相類似古小學文也漢時小學有蒼頡傳學爰歷凡將急就諸篇今唯急就尚存撿爾雅注引蒼頡篇考姚延年及顏氏家訓引漢兼天下云云則蒼頡四言也文選注引凡將篇黃潤纖美宜製禪則凡將七言也

輈人頎典注駟車之轅率尺所一縛　掌案檀弓注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詞然則尺所卽尺許也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古許與所通故詩伐木許許許叔重

引作所所

築氏爲削注今之書刀　蒙案釋名曰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如淳曰作馬形於刀環内以金鏤之

車人羊車注定張車　蒙案書大傳曰主夏者張張爲鶉火南方之中定張車豈卽司南車歟

弓人紾而昔注讀爲抮縛之抮　蒙案揚子八十一家更之次二曰時七時九軫轉其道抮縛疑卽軫轉字軫轉又卽輾轉之音變也縛又與左傳縛一

如瑱之縳意相似以轉輸喻者字从車以卷帛喻者字或从糸縳之義生於卷紾之義生於戾凡縑素之屬緊卷之其兩端若相戾不齊則外必有層層差次之狀牛角文理有似此者

廣森竊見鄭君注官禮多引漢法以況周事賈氏皆略而不說或說之而反致乖錯良由治經者專習箋訓鮮復旁涉史籍昔顏之推譏博士不知漢有韋元成魏有王粲亦學古之病也每紬兩漢紀傳及衞宏應劭之書時與注事足相證明蓋王氏漢制攷惠氏周禮古義多已徵引矣然猶拾其遺

餘得若干事輒識錄之補二家之闕焉賈疏儀禮
疏陋相同公食大夫注所謂羹截中别所謂左酒
右漿皆用弟子職成句而疏昧其所出冠禮注假
吏則蘇武傳有之賴丸則南匈奴傳有之喪服注
南陽有鄧繐鄧者南陽縣名故南都賦曰穰橙鄧
橘疏以爲鄧氏所作布若此之類亦望文强解附
會失之者也唐世古學全湮若儀禮古今文之殊
周禮故書之異字杜鄭之異讀乃古音古訓小學
遺緒疏既忽焉不講釋文亦莫能發明商子有言
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

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蒙生今日雖有志於鄭學師受云乎意議云乎

禮學卮言卷六終　嘉慶十八年孟春男昭虔恭校